

## 叫一声老汉 你快回来

——悼陈忠实 秦 岭



陈忠实小说《麦客》插图

真格的!如一声悲怆的华阴老腔,从古城西安滚滚而来,在4月29日的早晨击穿了天津的我:写《白鹿原》的老汉走了。我真想站在“走头头的骡子三盏盏灯”的崖畔大吼:叫一声老汉你快回来。可老汉你,这一去,不再回来。

早有预感,但噩耗仍然使我的泪水像渭北谷地的泥石流,糊了满脸。明知阴阳两重天,我仍偏执地给老汉打了电话。那边没有任何反应,我恍惚自问:“难道,是打给白嘉轩了吗?是打给黑娃和小娥了吗?”多家媒体采访我心目中的老汉,我回应了六个字:慈悲,良心,情怀。这样的话,说给活着的他该多好啊!可是,在死神对他生拉硬拽近一年的日子里,我几次均未能见到。如今还能说个啥嘛?论理由,那只是我们内心的世俗和轻飘。

过了几天,和老汉在北京、在陕西、在甘肃相处的日子,像岁月的残片,烙得我那个疼!初识老汉,是在甘肃老家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老汉看到嘉宾名单里有我的名字,却不见我的人影,就问左右:“我那个陕西乡党秦岭在哪里?我在《小说月报》上看过他的《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一句话,至

少包含了两个信息:其一,老汉对我的创作比较关注;其二,老汉误以为我是陕西乡党。在薄情寡义的今天,我这个旅居天津的甘肃人居然意外分享着一位文学大家对文学晚辈的舐犊之情,分享着陕西作为中国文学重镇对游子们的呵护和关心。在大家的哄哄中,我赶紧上前问好,并作了解释。老汉乐而开笑:“陕甘一家嘛!你有好小说一定要寄我,我喜欢你那个味儿。”我那时已出版过几本小小说集,但思前想后,始终没好意思拿出手,多年后,只寄给老汉一本刊有短篇《杀威棒》的《小说选刊》杂志,老汉好生感慨:“很多作家恨不得把所有的作品都寄给我,可你却只寄来一个短篇,你脑子清醒。”这才晓得,这篇小说老汉也已看过。不久,老汉给我寄来了一套三卷本传统线装宣纸珍藏版的《白鹿原》,附信曰:“秦岭小友:有才华的人很多,有眼光的人很少,相信你能二者兼备。”多年来我反复品味《白鹿原》的价值和意义,总会冒出一个词:眼光。眼光和,就两个方块字,却如醍醐灌顶,顿悟感不,麦场码不下,让我对自己小说创作的反思与回味,如羊肚子巾中三道道蓝,如东

山上点灯西山上明。“老汉娃娃没大小”。一句西北老话,道出了我们忘年交的质地。2008年秋,《文学界》杂志的易清华组织“陈忠实、蒋子龙、张贤亮”专辑时,委托我两个任务,一是和蒋子龙对话,二是完成陈忠实印象。当我把一气呵成的《屹立在白鹿原上的老汉——陈忠实印象》用方言念给老汉听时,老汉开怀大笑:“秦岭你太厉害了!和我对话的作家、记者数不清,还从来没有让我这么称心的标题。”我说:“你不就是个老汉嘛,难道是个娃娃不成?”2012年,老汉为了配合我写长篇纪实文学《在水一方》,强撑病躯帮我搜集陕西农村饮水资料,并约我到西安的一家羊肉泡馍馆。一口馍,半口汤;老一言,少一句;日落城墙了,月儿挂梢了,长达万言的《饮水安全与中国农民的命运——陈忠实、秦岭对话录》终于画上了句号。我去结账,才发现老汉早就把钱押给了总台。他的理由是:“我请你,不光因为我是东道主,而是为你笔下的水,那是农民的命。”一句话,让我胸中犹如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犹如青线线蓝线线蓝个英英采。物欲时代的我们,有谁

会像老汉那样,在意一滴水映衬下的民生本相呢?多年来,有全国的作家朋友委托我请老汉题个书名、写幅字啥的,老汉有求必应,却拒收任何报酬。老汉说:“我收了人家的东西,还叫陈忠实吗?”“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是《白鹿原》扉页上转述巴尔扎克的话。在我看来,老汉注定就是一位发现秘史的人。2011年,中国作协第八次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我代表天津团在文艺晚会上吼了一曲“甘肃花儿”,老汉随后问我:“你这嗓子有意思,你晓得华阴老腔不?咱找时间编编。”于是,我有了听老汉哼老腔的机会:“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梁子低板凳都是木头……”那一刻,老汉满脸黄土高坡一样的褶子层层叠叠,那是常态的脸,也是秘史的脸,在这层层叠叠的世界里,一定有男人下了原,女人做了饭,男人下了种,女人生了产,娃娃一片片都在原上转……走了,写《白鹿原》的老汉越走越远了。我不晓得他肩上的褡兜是轻了,还是重了。叫一声老汉你快回来!你若不回,我一个人羊肉泡馍,那馍,怎掰得开?

## 次第花开

王 彬

同事发来两张玉兰花照片,一张白色,一张紫色,白色的尚处于花蕾状态,宛如一枚精致的瓷制纺锤。紫色的已然开始绽开,最外层的花瓣向外伸展,花瓣下垂,淡紫的颜色,轻轻地向下流淌而逐渐加深,到了花瓣尖端,便仿佛凝固了一般,紫得有些发黑了。

我询问,这是哪里的玉兰,回复是在单位拍摄的。我们单位在文学馆路,我家附近的玉兰呢?黄昏时,我和妻子去亚运村公园,来到我们熟悉的玉兰下面,丝毫没有开放的意思,只是花蕾比前些天略微粗大,颜色有些发绿了而已。

过了几天,在我居住的小区见到桃花了,是那种常见的桃花,迟疑于妃红与粉白之间,并没有“桃之夭夭”的灼眼之感。那株桃花的环境十分静谧,前面是垃圾桶,肮脏不堪。每天向这里倾倒垃圾的人会有什么感想呢?我路过那里难免感慨,遇人之不淑也!还有一株,在亚运村公园东门南侧,树形舒展优雅,但是花期晚,比这株桃花至少晚20天。而这时,大多数桃花也已经吐出自己的花朵,红深粉暗,娟秀而清纯。近年,北京街头栽种了不少桃花,时时可以嗅到它们簪花的身影。宋人有诗,“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如果是桃花呢?

在北京,如同桃花,玉兰近年也多有栽种。只是身形尚幼,还不能完全打动人心。观赏玉兰,还是得去三个地方:大觉寺、潭柘寺、颐和园的乐善堂。大觉寺的玉兰在四宜堂,花开之时,形大如拳,犹如栖满了洁白的鸽子。有一年,我路过树下,恰好一阵罡风刮过,花瓣纷飞,刹那之间,每一片花瓣都奋力张开,好似飞翔的鸽群。这当然只是我的瞬间感受,现在写来已然消减了几分。在美丽面前,文字是苍白孱弱的,彩云易散琉璃脆,柔毫纤纤又有什么办法?

象呢?可惜我来得尚早,如有机会,迟些天还应再到这里访问。前几天回单位授课,因为去得早,在教学楼前面的林地徘徊。这儿也是嫣红姹紫,粉黛不一,忽然看到几株缀满排色花朵的树,我以为是桃花,随意走过去,却看到树枝上悬挂着蓝色的铁牌,写着“人面桃花梅花”,原来是梅花呀!这真的叫我大为惊讶。在我的印象里,北京只有腊梅,淡黄而细碎,有一层滑腻的蜡质,却不知道还有这种梅花,不仅如此,在我流连的林地,梅花的种类繁多,检阅树上的说明牌,还有“美人梅花”、“垂梅花”、“燕杏梅花”、“丰厚梅花”、“淡丰厚梅花”、“腹瓣跳枝梅花”、“美人梅花”是娇红色的,其他几种都是皎洁如玉而花萼浅绿,花蕊纤长映透皎洁的光润,只是在顶端氤氲一抹淡淡的绿意,是一种很娇嫩的深红。记得早年读《红楼梦》,对大观园中的红梅印象深刻。《红楼梦》中有多处描写红梅的文字,给我印象深远的有三处。一处是栊翠庵,红色的梅花映着雪色,显得分外精神;一处是贾宝玉掬来一枝梅花,香吐胭脂,香欺兰蕙;一处是宝琴,在“粉妆银砌”的雪天“忽见宝琴披着凫裘裘”,“身下一个玉环,抱着一瓶红梅。”凫裘裘,是贾母送给宝琴的一件斗篷,用野鸭子头上羽毛织成的。羽毛发绿发蓝有一种金色光泽,用《红楼梦》的表述是“金翠辉煌”。披着这样妩媚华丽的斗篷,在“粉妆银砌”的世界里,玉环又抱着一瓶红梅,自然是人画的角色。因此贾母要笑着问众人:“你们瞧,这雪坡上,配上她的这个人品,又是这

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艳雪图》。”仇十洲是明代画家,以画仕女闻名。对于众人的答复,贾母认为不妥,摇头笑道:“那画的哪里有这么好?人也不能这样好!”表现出一个饱经世故的贵族老夫人的自负。也难怪,非贵族出身的画家是想也不想出贵族的奢华生活,又怎能描绘出来呢?当时读过一些红学文章,有些研究者主张大观园应该位于江南,理由就是梅花,他们认为北地苦寒,不宜左家娇女,现在看来失之偏颇了,而那些梅花,大观园的红梅飘逝到哪里去了,漂亮的男孩子与女孩子,大观园的孩子们都消遁到哪里去了,真的被历史尘埃遮蔽了吗?天气渐渐热起来,亚运村附近的玉兰也渐次开放,晶莹剔透,艳丽绚烂,还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二乔”。当然,看“二乔”,还是得去潭柘寺,那样一株大树,脂粉琳琅,明霞灿灿,把4月的娇娆,缓缓地聚为焦点,这样的绚丽当然只有玉兰自己知道,旁人如何可以分享?据说,潭柘寺每年都要举办玉兰文化节,有一年,玉兰花期突然提前,让举办方有些措手不及,很是狼狈了一番。花有花的道理,我们何必参和呢?当然不必参和。每一种植物,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定力与时节。近日,海棠已盛放,嫩叶尖新掩映胭脂一样的花朵,盛开与含苞待放的,红娇粉艳,搅动人心旌摇曳。晏殊有词,东风又做无情计,艳粉娇红吹满地。现在是东风尚未吹起而春光袅袅香雾空蒙,是海棠们最幸福的时光,“故烧高烛照红妆”。红妆也就是盛装,芳菲女子的盛装打扮该有多么妩媚!就这样,周围的花朵次第绽放了。只是亚运村公园东门的那株桃花,依旧保持对春风的冷漠,然而尽管冷漠,也毕竟放射出深赤的花芽。晚间路过那里,夜空蔚蓝苍茫,一树花蕾仿佛旋转的瑰丽的星云。

那么,那个被丈夫“爱过”、“爱着”,如果不出意外还会继续“爱下去”的索菲娅,她以何种力量克服内心的虚妄,端坐再也无法与其争吵的丈夫身旁,屏息静气,通过花草叶茎,硬是把自已的绘画技巧练成了个“可以给植物百科全书配图的程度”呢?(同上,第20页)我们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解脱的力量。但是错了!厌倦一定是有的,但她不需要解脱。那几十年如一日的分歧、不和、争吵已经血液于水地融入他们的生活,那无日不在的齟齬已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1910年2月8日,在托尔斯泰走后第一月的每日记事里,索菲娅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孤独是痛苦的,没人需要我去关心了,没人需要我去做什么事情了。”(《托尔斯泰夫人日记》,蔡时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20页)所以,我猜想,索菲娅需要的不是人走楼空的解脱,她更需要的是身心俱疲的相守。沉重,但是他在1910年因他意外离开而突然降临的可怕的“静”对她该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她此后日记中的字眼处处是悲伤、孤独、沉重、渴望……48年的朝夕相处,她对丈夫由爱到崇拜到不理解到难以接受(或许还有痛恨)的心路历程,如今只能凭借手中的画笔对这些柔弱的小植物——这些见证过他们共同生活的植物——来倾诉了。索菲娅内心的痛楚注定由她自己去消化。

## 再游雅斯纳雅·波良纳

——兼谈列夫·托尔斯泰的爱情 王丹丹

2014年在莫斯科大学访学期间,决定去看托尔斯泰一眼,8月成行。作家的故居——雅斯纳雅·波良纳位于距莫斯科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图拉郊区。此行我是第三次前往图拉。不见图拉已有9年,时间真如白驹过隙。

汽车一路南行,公路两边不久前刚刚耕过的田野,转眼间已是秋意袭来,湿漉漉地透出枯黄。草地上悠闲吃草的牛马甩着尾巴,迈着懒洋洋的步伐,偶尔抬起头,一双疲惫蒙眬的双眼,岂不是走过春夏而秋色渐近的人的眼神?途经奥卡河,依然是那么妩媚。奥卡河,流经了多少荒凉地带,激发了多少创作灵感,带走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对我来说她神圣、温柔、忧郁而伤感,伴随其左右的点滴故事莫不染上难以排遣的惘惘缠绵。

车先是停在了距作家故居庄园10分钟左右车程的扎谢卡小站,那个注定穿行作家一生、为其接送邮件,接他最后一次已是冰冷的尸身回程的终点站。

小站安静优雅,几棵老苹果树挂着稀稀拉拉的苍白果子,青灰色的房顶配着暗红墙面与白色窗棂,在白云悠闲的深蓝的天空下,一切都静了。时间在回溯,1910年那个定格于俄罗斯人心间的11月9日(凌晨6时30分),来自阿斯塔波沃小站的灵车将托尔斯泰运抵这里。人们抬着灵柩将作家送上最后的归程——雅斯纳雅·波良纳,送葬人群成千上万,《永远怀念》(Вечная память)低沉回旋在远近峡谷。雅斯纳雅·波良纳农民那幅写着“因失去你而成为孤儿”的横幅道出了多少在场和不在场的人的心声!而就在10天前,在那个万劫不复的10月28日清晨6时许,伯爵带着自己的医生杜尚离家匆忙抵达距此不远的晓基诺小站,在等了一个半小时的火车之后,乘9号列车南下,去沙莫尔金诺投奔自己的妹妹玛利娅——一位82岁的老人,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夜里起身叫上小女儿萨莎收拾行李,随后与医生一同出逃。出逃、逃离忍耐很久,逃离似乎不走便注定要永远折磨下去的沉重与艰难!作家最后一年日记中高频出现的两个词是“沉重”与“艰难”。难以想象的那份窒息连同其中摆脱不掉的纠缠与负荷,一如作家绝想不到刚刚经过我们身畔手提白色婚纱的新人的喜悦!而我的惆怅则来自于,曾经是那样的挚爱与理解,怎么就抵不过时光的洗礼竟变成了致命的放手呢!只希望作家的脚步慢些,再慢些。



托尔斯泰与妻子索菲娅

于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他于1910年8月20日在《自用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今天当我回忆起我当年结婚的情形时,我想,此乃命中注定。我甚至从来没有爱过,但又不能不结婚。”(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创作年谱》,莫斯科,1966年,第797-798页)这句话如一阵寒流掠过我的身心。我是读过作家的妻妹塔吉娅娜·库兹明斯卡娅写的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的。库兹明斯卡娅的回忆录中,那个34岁的青年追求一个18岁少女的爱情故事让我激动了好久,曾经以为那个年轻时放荡耗尽了激情、老年践行禁欲存在的“精神人”是不会有真正的爱情生活的!好在,他有过。可是,为什么那支曾经饱含智慧、逻辑与理性的笔此时轻轻一挥,历史的记忆里便刻下了这样一句让人难以承受的话呢?我一个局外人尚且如此震撼,那么,那个一直为其作品皓首穷经,只一部《战争与和平》就读过7遍(誊抄过7遍)的索菲娅,她在看了这日记后会作何感想?莫非精神道德的矛盾及共同生活的琐碎不但泯灭了作家的爱,也摧毁了他的良心?

我们可以简单回放作家这句话的背景材料。1910年,在作家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作家的妻子索菲娅因遗嘱问题与作家之间的矛盾频频升级,本已饱受“老爷王国”奢华生活无休止折磨的作家,再加上妻子歇斯底里症的间歇发作,便对自己情感归属盖棺定论地说出了——在我看来——完全不负责任的这句话。好吧,我们可以宽容地理解成是精神重压下作家的一时语误。但就在这句话出口不久的此前,索菲娅坚决索要托尔斯泰保存在契尔特科夫那里最近10年的日记,为缓解与妻子之间的矛盾,作家于同年7月14日晨给妻子写的信中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言辞:“正像我年青时爱过你一样,我现在依然没有停止对你的爱,尽管有过各种原因使感情冷淡下来,但我却,现在仍然爱你。”(同上,第785页)前后相差仅一月有余,感情,更确切些说是言辞,却如此地南辕北辙。不想在此主观地评说是作家的自相矛盾抑或是伪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爱早已不再,什么同情与怜悯,什么迫于对病妻妻子的安慰,这句“仍然爱你”权且算是善意的谎言,究其本质无非是悲哀的婚姻中夫妻之间的哄骗伎俩罢了。

塔吉娅娜·库兹明斯卡娅的回忆录几乎戛然而止在1910年她的最后一次雅斯纳雅之行——不见托尔斯泰,等到的是他去世的噩耗。回忆录让人心碎:读着读着,你已经习惯了活生生的年轻的托尔斯泰,突然间,遭遇到了不仅年老而且已经不在人世的托尔斯泰。库兹明斯卡娅的回忆录似乎专为伯爵而作,他生命的突然空白使回忆者的记忆草草收场。带着库兹明斯卡娅“上帝来帮助她(索菲娅)承受住这悲哀与痛苦”之希望的回忆录,对作家逝后的索菲娅的憔悴、悲痛与苍老只一笔带过。可怜索菲娅,在告别与作家相濡以沫的48年生活(1862-1910)之后,余下的9年岁月里,她哪里都不去,“只有丈夫的坟墓使她牵肠挂肚”,她似乎真的就做好了准备,“用道德的磨难来结束自己的一生”。

据考证,在托尔斯泰走后的几年时间里,描摹庄园里朴素的植物——“小草、小花、树叶、蘑菇”(吕章申主编的《列夫·托尔斯泰与他的时代》,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20页)成为索菲娅苦度余生的兴趣所在。而且据推测,这些花草很可能就是生长于作家墓地周围的植物。但我此次前往,发现墓地周围不具备生长花的条件,确切地说,花很难生长在这样浓荫蔽日的环境下,但铃兰和勿忘我倒是很有可能,但即便可能,此时的8月它们也已零落成泥碾作尘了。这两种6月初绽放、娇柔易碎的小花,其颜色——白色与蓝色——正如作家的命运,挣扎于纯洁的道德追求,却陷入忧郁的悲剧终场。勿忘我的淡淡忧伤和铃兰的楚楚动人及香气四溢仿佛注定了其自身的脆弱。

那么,那个被丈夫“爱过”、“爱着”,如果不出意外还会继续“爱下去”的索菲娅,她以何种力量克服内心的虚妄,端坐再也无法与其争吵的丈夫身旁,屏息静气,通过花草叶茎,硬是把自已的绘画技巧练成了个“可以给植物百科全书配图的程度”呢?(同上,第20页)我们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解脱的力量。但是错了!厌倦一定是有的,但她不需要解脱。那几十年如一日的分歧、不和、争吵已经血液于水地融入他们的生活,那无日不在的齟齬已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1910年2月8日,在托尔斯泰走后第一月的每日记事里,索菲娅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孤独是痛苦的,没人需要我去关心了,没人需要我去做什么事情了。”(《托尔斯泰夫人日记》,蔡时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20页)所以,我猜想,索菲娅需要的不是人走楼空的解脱,她更需要的是身心俱疲的相守。沉重,但是他在1910年因他意外离开而突然降临的可怕的“静”对她该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她此后日记中的字眼处处是悲伤、孤独、沉重、渴望……48年的朝夕相处,她对丈夫由爱到崇拜到不理解到难以接受(或许还有痛恨)的心路历程,如今只能凭借手中的画笔对这些柔弱的小植物——这些见证过他们共同生活的植物——来倾诉了。索菲娅内心的痛楚注定由她自己去消化。

